

胡言

HUYAN

编辑的职业视角

教师的社会情怀

胡鸿杰 著

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胡言

HUYAN

胡鸿杰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言 / 胡鸿杰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633-9901-7

I. 胡… II. 胡…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860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9 字数: 310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①

摆在我的案头的，是一堆短文，作者管它们叫小品。如果按当下的理解，估计会有人感到突兀，因为，在大众看来，小品是赵本山、宋丹丹他们的专利。舞台上那种逗人笑，或者逗不出来雇人笑的玩意，才是小品。不过，读过文学史的人知道，中国的文体，原有小品这一类，比如晚明的小品，长长短短的，逮住什么写什么。像张岱的《陶庵梦忆》，吃喝拉撒，看戏逛西湖那点事，都可以堆在纸面上。像我这样一贯不务正业之人，一见就喜欢得不行。

作者的文字，的确是小品，跟晚明讲性情的前辈一样，什么都写。看到什么，有感而发，文字就出来了。无非是开会，扯淡，倒垃圾，看电影，所有人能碰上的日常小事，琐琐碎碎，都在作者的笔下变成了某种想法。当然，有时候，也会履行一下国人的特权，点评一下美国总统。作者的思路比较怪，往往不肯按惯常的思路走，人家从 A 到 C，他偏不，倒着来，从 A 走到 Z，或者 A 完了之后，冒出来 A1，反正让你想不到。不过，倒也不至于因此而吓一跳。

按说，这样的文字，我也写。不过，我写的东西，太沉，老是长枪大戟，杀气干云。如果不留神碰到了谁，肯定恨我一辈子。作者不这样，文字很轻，像是有太极功夫，看似轻飘飘，但里面的力量其实很大，只是点到为止，留有余味。严格来讲，这样的文字，更合乎中国的传统。

^① 原文标题为“文字的太极功夫”，参见 <http://www.daxtx.cn/?uid-5-action-viewspace-itemid-5651>。

这本小品的名字,作者管它叫“胡言”,不是胡言乱语的意思,而是作者姓胡,姓胡的说的话。就像传说胡适先生引经据典,提到孔子是“孔说”,说到孟子是“孟说”,提到自己就成了“胡说”。但是,胡适没有胡说,当然作者也不是胡言。有心的读者,手把一卷,轻飘飘地读过去,好玩的紧。

作者是我的同事,也差不多是同龄人,但从未谋面,素不相识。邀我作序,本不敢当,但是看到文字实在好,写几个字在上面,算是学习体会。

张 鸣

2010年1月8日,于京北清林苑

自序^①

自从网站^②开通、学生们帮助注册了网名和密码并将这些告诉我以后,我就隔三岔五地写上一段小品。开始的时候原因非常简单,就像是自己家请客,如果不是到了主人的智力和身体残缺得无法见人的时候,似乎不出来敬大家几杯、打个照面有点儿过于失礼。时间一长,反倒是真的成了生活中的一门功课。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名教师或者编辑,经常写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会有太多的害处。在大多数情况下,现在的学校教师主要是在不断地重复某一教学内容。天长日久,就会不自觉地害上祥林嫂综合征: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多少有些不同的是,教师不是对单一群体而是对不同的群体重复着“我真傻,真的”这样的话,更有趣的是,即便如此重复的内容还不一定是自己原创的东西。从生理学意义上讲,这种祥林嫂综合征不但可以证明教师自己已经出现痴呆的先兆,而且对于听到这些话的生物同样是精神上的折磨。因此,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从那种“我真傻,真的”的语境中暂时地摆脱出来,写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虽然编辑患上祥林嫂综合征的概率比教师低一些,但是如果每天泡在并非

① 原文标题为“为何而写”,成文时间为2009年10月16日,相关评论参见<http://www.daxtx.cn/?uid-5-action-viewSPACE-itemid-5115>。

② 这里指的是《档案学通讯》杂志网站(<http://www.daxtx.cn/>),本书所有文章均精选于其中“胡鸿杰的个人空间”(网址为<http://www.daxtx.cn/?5>),同时也有选择的发表于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h13576>)和凤凰博客(<http://blog.ifeng.com/2797662.html>)。选文截至2009年12月31日,最新文章请关注相关网站。

上乘甚至词不达意的文章中,也会对身心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好在前辈们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在编辑的行当里提倡编辑练笔已经成为常识。只是有的时候好日子过久了,人们就会忘记往日的艰辛;高端的知识学多了,编辑们也会忘记本来属于自己的常识。因此,在出版单位往往会作为一项带有一点强制性的措施,要求编辑在一定时期内写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在我看来,这倒不见得是什么以人为本,而更像是出版单位为了节约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无奈之举。反正不管是前因也好后果也罢,这样做的结果对全人类都有好处。

笛卡儿早就说过,“我思故我在”。也许在笛卡儿等先贤那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可以思考,并且通过思考发现和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在我看来,任何思考或者观念性的东西如果不通过文字记录下来,就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不仅如此,语言文字还可以作为一种手段,刺激人的思维,帮助人们形成更加完整的思维成果。当一个人的思想冲破世俗的藩篱,在一种自由和放松的状态下变成文字;当这种状态从一种偶然的机遇变为生活的常态,在一个曾经被称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空间成长,人类是否更加接近自己的理想状态呢?

菜单

C盘文档 社会点击

- 003 / 壹 垃圾·梦想
- 004 / 貳 诚·信
- 006 / 叁 童话之城
- 007 / 肆 今天你开会了吗
- 008 / 伍 贼喊捉贼
- 009 / 陆 猴王启示录
- 011 / 柒 老调重弹
- 012 / 捌 残破的围墙
- 013 / 玖 知道与不知道
- 014 / 拾 中国 & 美国
- 015 / 拾壹 西点的声音
- 016 / 拾貳 没事找事
- 018 / 拾叁 萧瑟秋风今又是
- 019 / 拾肆 获奖
- 020 / 拾伍 因人而异
- 021 / 拾陆 实话难说
- 023 / 拾柒 建国大业
- 024 / 拾捌 追随者
- 025 / 拾玖 非典的日子

- 026 / 貳拾 四年之痒
- 027 / 貳拾壹 残酷的职业
- 029 / 貳拾貳 没有结束
- 030 / 貳拾叁 教练的故事
- 032 / 貳拾肆 说话
- 033 / 貳拾伍 反击
- 034 / 貳拾陆 脱亚入欧
- 035 / 貳拾柒 群体思维
- 036 / 貳拾捌 家酒何处
- 037 / 貳拾玖 待遇
- 038 / 叁拾 挂职
- 039 / 叁拾壹 不高兴
- 040 / 叁拾貳 添堵·北京
- 041 / 叁拾叁 闹奥运
- 042 / 叁拾肆 分享快乐
- 043 / 叁拾伍 周正龙的完美结局
- 045 / 叁拾陆 我的文化观
- 046 / 叁拾柒 鸟嘲
- 046 / 叁拾捌 保卫延安
- 048 / 叁拾玖 半夜鸡叫
- 049 / 肆拾 无药可救
- 050 / 肆拾壹 政府采购及其他
- 052 / 肆拾貳 教师节
- 053 / 肆拾叁 教师有“节”
- 054 / 肆拾肆 管理人员
- 056 / 肆拾伍 实至名归
- 058 / 肆拾陆 博士生导师

- 059 / 肆拾柒 假期
060 / 肆拾捌 文章恐惧
062 / 肆拾玖 学校有狼
063 / 伍拾 四月的心情

D盘文档 人性扫描

- 067 / 壹 以何为证
068 / 貳 可怕的朋友
069 / 叁 愚蠢
070 / 肆 塑臀
072 / 伍 对人不对事
073 / 陸 上海！上海！
074 / 柒 年龄之谜
076 / 捌 再谈年龄之谜
077 / 玖 有一种追认叫无奈
079 / 拾 桂花飘香
080 / 拾壹 语言表达
081 / 拾貳 据理力争
082 / 拾叁 两条道路
083 / 拾肆 最后一日
085 / 拾伍 蟋蟀吟
086 / 拾陸 发呆的人们
087 / 拾柒 街中的麦田
088 / 拾捌 乌鸦树
089 / 拾玖 差错
091 / 貳拾 夜宿前湖
092 / 貳拾壹 上学路上
093 / 貳拾貳 宜居
095 / 貳拾叁 秋凉
096 / 貳拾肆 退休卡

- 097 / 貳拾伍 蚊生一世
098 / 貳拾陸 长寿·学者
100 / 貳拾柒 黔·生活
101 / 貳拾捌 谁是最可恶的人
102 / 貳拾玖 不知道
103 / 叁拾 回家吃饭
104 / 叁拾壹 丢掉幻想
104 / 叁拾貳 幸运
106 / 叁拾叁 被动聆听
108 / 叁拾肆 猪流感
109 / 叁拾伍 人在旅途
110 / 叁拾陸 空中遐想
111 / 叁拾柒 失去的东西
113 / 叁拾捌 觉醒
114 / 叁拾玖 关于书
115 / 肆拾 30年……
116 / 肆拾壹 母亲河
117 / 肆拾貳 理想与现实
118 / 肆拾叁 无题
119 / 肆拾肆 宠物
120 / 肆拾伍 医院
121 / 肆拾陸 空巢
122 / 肆拾柒 真相
124 / 肆拾捌 期待
125 / 肆拾玖 需要关爱非得艾滋吗
126 / 伍拾 我的跑步观

——「走ることについて
て語るときに僕の語ること」

E盘文档 职业链接

- 131 / 壹 防身术
- 132 / 贰 我们……
- 133 / 叁 学与爱
- 134 / 肆 思与为
- 136 / 伍 馒头学
- 137 / 陆 权力与规则
- 138 / 柒 管理主体的形成
- 139 / 捌 管理心得
- 140 / 玖 管理的境界
- 142 / 拾 HU7181
- 143 / 拾壹 毕业和就业
- 144 / 拾贰 教育观念的变迁
- 146 / 拾叁 疑云 11·13
- 147 / 拾肆 今日无课
- 148 / 拾伍 熟悉的校园
- 150 / 拾陆 暂时的称谓
- 151 / 拾柒 儿子的志愿
- 152 / 拾捌 教鞭
- 154 / 拾玖 出版者说
- 156 / 贰拾 南宁! 南宁! 南宁!
- 157 / 贰拾壹 正确的选择
- 158 / 贰拾贰 数字化管理
- 159 / 贰拾叁 有趣的管理
- 161 / 贰拾肆 如此成果
- 162 / 贰拾伍 改版启事
- 163 / 贰拾陆 研一还是大五
- 164 / 贰拾柒 收工
- 165 / 贰拾捌 去档案化
- 166 / 贰拾玖 喜从何来
- 168 / 叁拾 学习体会
- 169 / 叁拾壹 WBS
- 170 / 叁拾贰 又见信息
- 172 / 叁拾叁 悲惨世界
- 173 / 叁拾肆 官气·俗气·江湖气
- 174 / 叁拾伍 我的公民声音
- 175 / 叁拾陆 这次没错
- 176 / 叁拾柒 大学的生态
- 178 / 叁拾捌 犬吠
- 179 / 叁拾玖 公文写作
- 180 / 肆拾 叶公,你还好龙吗?
- 181 / 肆拾壹 发稿
- 183 / 肆拾贰 版面费
- 184 / 肆拾叁 改革的代价
- 185 / 肆拾肆 一笔之差
- 186 / 肆拾伍 所谓核心期刊
- 187 / 肆拾陆 网开一词
- 189 / 肆拾柒 编余漫谈
- 193 / 肆拾捌 办刊人语
- 200 / 肆拾玖 五月二十日博士论文
答辩会主席感言(草案)
- 201 / 伍拾 致儿子书
——为成年仪式而作
- 203 / 伍拾壹 鸡蛋
- 203 / 伍拾贰 格式化
- 205 / 伍拾叁 MPA
- 206 / 伍拾肆 开学啦
- 207 / 伍拾伍 哲学

F盘文档 拾遗存档

- 211 / 壹 不老的节奏
- 212 / 貳 老 Z 的故事
- 214 / 叁 狗拿耗子
- 215 / 肆 老 S · 茶馆
- 217 / 伍 支部书记
- 218 / 陆 证明材料
- 220 / 柒 天堂伞
- 221 / 捌 中铁快运
- 222 / 玖 最后的留言
- 224 / 拾 阅兵
- 225 / 拾壹 看地
- 227 / 拾貳 盈亏平衡点
- 228 / 拾叁 告别诗情画意的年代
- 229 / 拾肆 重阳登香山
- 230 / 拾伍 常识
- 232 / 拾陆 雾锁井冈
- 233 / 拾柒 红旗车
- 234 / 拾捌 妇人之见
- 235 / 拾玖 头等舱
- 237 / 貳拾 表姐馆长
- 238 / 貳拾壹 场院上的星星
- 239 / 貳拾貳 麦子熟了
- 240 / 貳拾叁 夏枯草
- 241 / 貳拾肆 武夷山下
- 242 / 貳拾伍 5月7日
- 244 / 貳拾陆 风中的绿色
- 245 / 貳拾柒 直面比诺什
- 247 / 貳拾捌 婚礼
- 248 / 貳拾玖 马尾巴的功能
- 249 / 叁拾 《见龙卸甲》之叹
- 250 / 叁拾壹 档案馆生活一瞥
- 252 / 叁拾貳 职业生涯
- 253 / 叁拾叁 告别 2008
- 254 / 叁拾肆 1978 年的那些事
- 258 / 叁拾伍 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
学院院庆 50 周年纪
念大会上的致辞
- 259 / 叁拾陆 角色的顿悟
- 261 / 叁拾柒 我们的小镇
- 262 / 叁拾捌 故事新编
- 263 / 叁拾玖 土特产
- 264 / 肆拾 我的同学
- 266 / 肆拾壹 拉住梦的手
- 267 / 肆拾貳 故乡
- 269 / 肆拾叁 眼镜
- 269 / 肆拾肆 缺席当选
- 271 / 肆拾伍 中央讲师团生活
- 274 / 肆拾陆 状告警察
- 277 / 肆拾柒 欧洲行
- 286 / 肆拾捌 天国对话
- 288 / 肆拾玖 胡氏定理(外二篇)
- 290 / 后 记

C盘文档 社会点击



壹 垃圾·梦想

最近关于垃圾的新闻的确不少,其中的亮点无外乎垃圾的分类和垃圾的焚烧,读者和作者都从中享受着媒体带来的盛宴。

作为垃圾的分类,大多还没有被我国百姓所接受,马上实施恐怕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困难。比如,垃圾的分类必须首先来自包括每个家庭在内的垃圾制造者的细心和仁慈,为自己的抛弃物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物质成本,这对于目前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处于快节奏中的国人来说基本上是无法接受的;即便是在政府恩威并重的感召下,这些(理论上)被分类的垃圾能否平安地来到它们的分类归宿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未知数;就算是它们平安地来到它们的分类归宿,在处理它们的时候是否会到来二次污染,也就是说,对垃圾的焚烧所释放的有毒气体,专家和政府都没有敢于给出确切的答案。

在大家享受媒体带来的盛宴与等待专家和政府的承诺的同时,我国的垃圾问题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一方面,自身产生的垃圾围城——可供填埋的地方实在不多了,垃圾的焚烧又受到了公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我国还在以不同的方式吸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洋垃圾,仿佛进入了一个几乎无解的怪圈。于是,被时势造出的英雄纷纷登台亮相,建言献策,一时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弄得不好,难免又会出现反认他乡为故乡的状况,到头来落下一地鸡毛,大家还得收拾垃圾。

我不是垃圾处理的专家,所以不敢妄言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决策和专家建言的优劣。但是,如果从一个非专家和官员的角度,我倒是觉得有一些小事似乎也与上述问题有关。比如,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季节里,大家最常见到的就是环卫工人在清扫和清除散落在绿地和树丛中的落叶。在我们乡下,这些落叶是完全可以就地消化、降解为肥料的。现在城里人把它们作为垃圾收走后,要么找地方填埋,破坏现有的耕地,要么找地方焚烧,释放出不明气体。

我有的时候在想,人们可能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折腾中成就了一个垃圾大国的梦想。

(本文创建时间:2009-11-30 16:58:01)

网友典评^①:

共同成长:我常常在分类垃圾桶前有这样的疑问,我手中的垃圾到底应该投入哪个桶里。

荠菜花儿开:同意,其实有些有机垃圾是可以就地消化的,就像树叶。

贰 诚·信

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曾经说过,他不太适合播报新闻,否则观众将会以为电视台的新闻不是真的。窦文涛先生不愧是凤凰卫视的名嘴,不仅才艺双全,还从骨子里透着那么一丝诚信。也许大家会很不以为然,觉得这应该是电视传媒从业人员的底线。言外之意,如果连这点儿本分都没有,就不要吃主持人这碗饭了。其实,我何尝不想认同大家的想法,何尝不想省心省力地相信电视主持人的主张?可是偏偏有这样一些名嘴名言让我不得不有所警惕。

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央视四套做了一档“怀旧”节目。我发现的时候,正是那位会唱歌的农民老哥马长福主持和串播那档节目的“农村篇”,觉得有点味道,就隔三差五地看了下去。谁料想没过几天,“农村篇”就换成了“情感篇”,农民老哥也被“百家讲坛”的某位当红女星顶了岗。想想也对,“百家讲坛”的这位当红女星应该比我们的农民老哥“情感”更细腻一些,主持和串播“情感篇”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于是,怀着对农民老哥开创节目的眷恋,怀着对这位当红女星的敬仰,我就跟着他们“怀旧”了下去。

可能是出于职业的习惯,我比较注意一些语言的细节,特别是对于那些明星大腕口吐的莲花。一日,当红女星为了证明她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与当今的价值取向是多么的不同,举了一个言传身教的例子,大意是,“在我的那个

^① 典评,取“经典点评”之意,每篇文章精选若干网友点评附后。

年代,最大的惩罚莫过于老师叫你把红领巾摘下来”。我的确生活在她所说的那个年代,红领巾作为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如果老师叫我把红领巾摘下来,就一定说明我犯下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至少暂时不配戴着红领巾招摇过市,这应该是一种天大的惩罚,其结果可能有二:要么痛改前非,要么自绝于人民……

还是得承认人家是当红女星,连我等顽劣之徒都“被信服”得一塌糊涂。但是,当我从少有的感动中平静下来,转过头一想,她的话里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不真实的前提,那就是“她真的戴过红领巾吗?”出于对央视和当红女星的尊重,我特地查了一下有关资料,结果证实了我的怀疑。

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1955年,举行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团中央提出了“让更多的孩子戴上红领巾”;“文化大革命”期间,少先队组织的名字、标志被取消,代之以批判走资派为目标的红小兵组织;1978年10月,团十大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我国少年儿童组织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定,中国少年先锋队重建。而我们所敬仰的那位当红女星出生于1965年。也就是说,如果她6岁上小学的话,国内已经没有了红领巾组织;如果她有幸加入红小兵,则只能佩戴袖章;到了1978年底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时候,以当红女星的聪明才智,我想她应该上初中二年级了吧!按照有关规定,这个年龄段的学生都应该退队了。如果改革开放的步伐再快一些,有些女孩是不是会戴上红领带我也说不好,但那毕竟不是红领巾。

历史没有如果,历史讲究诚信,历史也决不会像讲授“子见南子”那样任人调侃。在历史的舞台上,不论你是农民老哥还是当红女星,不论你是央视名嘴还是平民百姓,你只能用诚实去赢得他人的信任。

(本文创建时间:2009-10-06 15:57:41)

网友典评:

清音:老师真是严谨,人果真是要诚信的。

清致:昨晚跟俺娘——她和那位当红女星乃同年生人求证了一下,她说小时候虽然不使用“少先队”这个名称,但是红小兵还是戴红领巾的,而且也还是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档知不:这是典型的高中语文撒谎技能。说什么无所谓,关键是要说得“有意义”。

叁 童话之城

几天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无疑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城市——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15次缔约国大会于12月7日至18日在这里举行。各国政要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市政厅发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感言之后来到这里，代表西方第一世界发表排气感言，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首脑也会发出自己的不同声音，世界各地的环保人士当然也不会放弃这个凑热闹的场所——哥本哈根为世界人民提供了一次观看嘉年华的绝好机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哥本哈根本应该是一座童话之城。这里风景如画、生活闲暇，是快乐的乌托邦，伟大的安徒生在这里写出了《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等不朽名作。莎士比亚笔下的千古名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也是借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之口说出来的。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究竟能为解决政治问题提供多大的帮助，这也许才是哈姆雷特王子现在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在我看来，不论哈姆雷特王子考虑的结果如何，单就本次会议的议题来说，很可能是导致会议无果而终的原因。比如，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额是多少，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应如何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如何资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如何管理这笔资金，等等。这些议题在涉及的深度和广度甚至国家主权方面，都不是一个会议所能够解决和完成的。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把“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端给了召开气候变化大会的哥本哈根，这就使这座城市注定会同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位抑郁的丹麦王子一样，成为一个悲剧性的角色。

人类其实不仅仅是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贪得无厌，而是更多地评价自己能力方面贪得无厌。因此，这个看似十分精明的物种，经常会做出一些被自己所不齿的物种所不齿的事情。比如，本次会议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多少？它与会议结果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世界头号“和平贩子”真的会给出欺世盗名的承诺吗？人类是一种仅仅需要生活在承诺中的动物吗？如果不是，在睡梦中的猪宝宝都会露出轻蔑的微笑……